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毛泽东之死

 **BOOK**
中国期刊网 中国知网

毛泽东之死

- - 《毛泽东的晚年生活》〔节选〕

【摘自《大地》1992年第8期】

·郭金荣·

十六、他默默地仰望天空

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。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。

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宽大的床上，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。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了。

小孟坐在沙发上，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，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音惊动了毛泽东，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。他在床上转了个身，顺手把书放在一旁。

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，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，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音，使她马上察觉。她顺着声音望过去，此时，毛泽东正在望着她，她刚要站起来，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，把手向下按了两下，意思是让她坐下来。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：“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？读一段听听，不过，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，要听新闻”。说来也巧，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，主席的这个要求，也正中下怀。

“您要听新闻，这儿正好有一段，我正想做个记号，等您不看书的时候，读给您听听呢”。

“噢，一个想读，一个想听，巧合，巧合，你就读读看。”

“新华社长春1976年4月21日电：最近，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。

“今年3月8日下午，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，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。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，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，燃烧、发光、成为一个大火球，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。陨石爆炸后，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。”

读着读着，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，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。

记得有一次，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，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，因为这个外国代表团是文艺团体，而且有xx夫人参加，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字。小孟读完名单之后，只见主席点头同意。后来，秘书问起此事：“主席听到江青的名字，没有提出去掉？”

“没有啊，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。”

“也许主席没听清吧，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。”

好多次读文件、读报纸，主席都是听听而已。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，很少发表什么不同意见，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，所以小孟感到，主席对他读的东西，多半没有什么大兴趣。

而这一次，主席坐起来听了。小孟感到有些奇怪，忙放下手里的报纸，准备去问主席有什么事，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，并说：

“读下去，我在听。”

小孟又接着读起来：

“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……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……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，冲破1.7米厚的冻土层，陷入地下6.5米深处，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，直径2米多的大坑，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，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……最大的三块陨石，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，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，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（1078公斤）。

这次陨石雨，无论是数量，重量和散落的范围，都是世界上罕见的……”

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，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，主席马上说：

“小孟，就读到里吧，不用再往下读了。”毛泽东边说，边穿上了拖鞋，小孟上前搀扶，他慢慢地向前走。

看来，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，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，一种不安，一种激动。

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，让小孟把窗帘打开。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。毛泽东站在窗边，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，望了很久很久，望得那样出神。

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，便问道：

“主席，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？也太巧了，还没伤人。”

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：

“这种事情，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，史有明载的就不少，野史上的更多了。”

看来，今天主席很有兴致，他又问小孟：

“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？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？”

小孟摇摇头，她也只能摇摇头，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。

“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，小时候，听我妈讲过，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，一天夜里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，有磨盘那么大。后来，这块石头，又被风刮走了。咳，都是瞎说，我才不信呢。”

“噢，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，你还不相信。”

“我是不相信，您能相信？”“我相信噢，中国有一派学说，叫做天人感应。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，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，给人们预报一下，吉有吉兆，凶有凶兆。”

毛泽东说到这里，稍稍停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：

“天摇地动，天上掉下大石头，就是要死人哩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、赵云死时，都掉过石头，折过旗杆。大人物、名人，真是与众不同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，不同凡响噢。”

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带着少有的感慨，少有的激动。

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，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：

“不过，要是谁死都掉石头，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……”

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，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：

“我说的这些，你信不信呢？”

小孟看了主席一眼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

“我还是不信，那全是迷信，是古人瞎编的。”

小孟说完之后，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，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。于是，她又好奇地反问：

“大人物要死的时候，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？”

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沉思了一会儿，才说：

“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？”

像是回答，又像是提问。

陨石雨的这一则消息，后来在民间，在老百姓那里，确实引起了不少传说，不少议论：

“这陨石雨，可是百年不遇，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。这三块大石头，就是说中国必有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三个领袖，周恩来、朱老总、毛主席，都是1976年逝世。”

“那块最大的陨石，1700多公斤，就是象征着毛主席……”

“那些小的陨石，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。”

“还真灵验呢。”

“你不能不信，有道理，我看也是这样。”

……

1976年底，陨石雨的消息，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，解释着。

1976年4月22日，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，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，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，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。

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，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。

十七、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

1976年7月28日凌晨。

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。他那均匀的呼吸，那安详的脸庞，那微微张启的双唇，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，她放心了。

自从7月中旬以来，毛泽东的睡眠总的不好。本来，多少年了，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代，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。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，他苦苦地思索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在屋里来回踱步，就这样，送走了一个个黑夜，迎来了一个个明天。当然，这种情景是指他早已过去的壮年时期。为了能入睡，曾想了各种办法。睡前散步，看书看报，吃安眠药，由医护人员按摩，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。

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，入睡，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。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之后，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，使他能睡好觉，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。不然，如果他睡不好觉，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，脾气烦躁，饮食不好，心肺病，脑系科病加重。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，在她的记忆中，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。说起来也很有意思，小张、小孟，再加上毛泽东，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，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，便说：

“怎么，服安眠药，看来是近朱者赤噢，受了我的传染。”

小孟边吞药，边说：

“那可不是，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，不吃简直睡不着觉。”

当然，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，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，若不马上入睡，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。

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，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，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用。方能生效。为此小孟曾对他说：

“主席，您天天吃安眠药，会不会产生副作用？听说，总服这种药结身

体不好呢。”

“孟夫子说得对，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，只能用这种办法噢，任何东西吃了都有正、副作用，只要正作用大，那就可以取之。”

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，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。

今天，看到毛泽东睡得好，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不然，她又要在本上写下“7月28日1点--4点，睡眠不好”的记录了。看见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，小孟忽然想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：

“主席，您睡觉之后，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，护士长比我们的经验多，更会护理。”

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，摆摆手说：

“不行，我不放心。”

小孟当时听了这话，心里感到奇怪，有什么不放心呢？打针都可以，护理着睡觉不行？

一年多来，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，毛泽东身边用的人，都是他自己认识的人，他熟悉的人，他自己用惯了的人，他就信任，不是他自己认识的人，他一般不同意用，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。小孟又想起另一件事：

有一段时间，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，有时卧室里，大厅里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，缺少活力，缺少欢声笑语，毛泽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，所以他自己除了读书，批文件之外，常常让小孟、秘书给他讲点笑话，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，一个笑话也不能讲多少次啊。这样，她有一次，便也给毛泽东建议，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员。省得您一睁眼，不是小张，就是小孟，人多了，热热闹闹的，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个，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，小张，小冯，小李，都来说说笑笑，那多好。省得您这儿老那么静。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，马上回答说：

“静有静的好处，动有动的麻烦，还是那句老话，甘蔗难得两头甜嘛。”

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，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，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。

今天，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想法。她想着想着，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忽然，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，她被惊醒了，马上站起来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。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。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，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，很踏实，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只不过，已经睁开了眼睛，神态像是在想什么。

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，护士小李、小俞已经从卧室门口进来了，实际上是急忙跑进来的。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：

“小孟，地震了，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。主席怎么样？没事吧？”

按平时的规定，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，但今天是特殊情况。也就顾不得这些了。

也不知是谁的主意，小孟她们几个人，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，几个人一人伸一个角，撑在毛泽东床上面，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。她们一声不响地撑着，几分钟过去了，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，翻了翻身，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，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撑着。他略微转动头，向上面，向左右看看，他有些

奇怪了，微微一笑，然后说：

“怎么？抻床单做什么？”

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，便马上回答：

“主席，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，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，赶快跑来，保护您呢。”

毛泽东听了，似乎觉得十分好笑，又很好玩。他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地震了，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，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。”

小孟说：“我们都紧张坏了，您还有心思开玩笑。”

小俞说：“主席，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，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。”

“总有一天，会天塌地陷，自然规律么，不用怕。”

“您什么都不怕，我们可害怕死呢，可能还要有余震呢。”

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。

“怕也好，不怕也好，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。房子塌下来，一条单子能顶住？”

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，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，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，叠 = 好放在一边。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。

大约4点59分的样子，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。他通知小张小孟：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、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。根据预测，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。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，需要让他马上搬家，搬到新建的202房间去。那所房子安全些。

毛泽东现在住的房子，被称为游泳池。游泳池的住所是60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改建的，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，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，平时全用白色帷幔挡住。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，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池。“游泳池”已成了毛泽东住所的代称。这所房子，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，据测不甚牢固，所以又给他盖了202新房，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，但他始终不肯。

唐山大地震之后，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，对毛泽东说：

“主席，汪东兴、张耀祠都来过了，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。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，可能还要有余震，希望您赶快搬家。”

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，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，只是紧接着问：

“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简报？”

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，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了一遍：

“……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、丰南一带，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，天津、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，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，这次地震为7.5级，震中在北纬39.4度，东经118.1度，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。”

毛泽东听了之后，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，小孟赶紧说：“您不怕，我们还害怕呢，您也不替我们想想？”

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，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，毛泽东听了这话，没有摇头，也没有摆手，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你们怕，那就搬吧。”

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。他同意搬家的消息，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、张耀祠那里。二十多分钟之后，搬家就开始了。所谓搬家，其实，比一般人

搬家简单多了。202那所房子，虽然毛泽东一直未搬进去住，但一切都是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，每天打扫卫生，开窗换空气，调节温度，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，只要进来就能住。

1976年7月31日上午，毛泽东搬进了202新房。这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，但在这里住了不到40天，他就永远离别了尘世。

十八、走向人生的终点（上）

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，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：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。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，精神矍铄。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，经常伏案执笔，批阅文件，在会议室里开会，在工厂家田头视察……

直到1976年9月9日，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。

其实人们从报纸上，从荧光屏上，从一切宣传的窗口中里，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工作情况。

人们只知道，领袖人物，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，在决策着国家的一切，在主宰着人民的命运。毛泽东的一举手、一投足，都会对历史酿成巨大的波浪，他的任何一个意念，都会形成滔滔洪水，一泻千里。

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，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毛泽东具有特别的权力，特别的威望。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，是生命、是希望、是光明、是永远不落的“红太阳”。

人们没有完全猜错，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依旧在工作着，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、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。

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。关于此事的文件，名单在1975年12月份就送到主席这里来了，请主席批阅。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，主席批阅之后，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，按常规，要等1976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。

快到1976年元旦了，有一天，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：“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应该是春节前发”

“为什么要等春节呢？可以在元旦发嘛，既然决定了，我看早发比晚发好，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。”

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，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，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，外宾请求接见，毛泽东从不拒绝，既使身体状况很坏。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，而没有量力而行。

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。布托已经来几天了，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，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，所以一直没有安排。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，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，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，果然，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。其实，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药，正犯心脏病，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。因此，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，直流口水的样子，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，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实。

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，怀念着故交，关心着朋友。

女儿来看他，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，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

话旧。朋友来看望他，也会引起他的欣喜，引出不少话题。他在最后的日子
里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。

也许，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，有着特殊的情感。毛泽东生日时，曾对金日成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，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。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，特意派曾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，那几天晚上，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，主席总是认真地看。在朝鲜，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，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。

1976年9月8日晚，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，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看了，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，他的心，依旧在想，依旧在思索，他的眼睛，依旧在看，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。他不甘心退出，他不愿意退去，他要竭尽全力。

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直至他的昏迷 - - 1976年9月8日晚上八时十分。

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，这是医生们，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，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。

十年动乱，林彪的出逃，陈老总、周总理的相继去世，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说，不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，虽然，作为一个领袖，他对一切都很有远见，但他也毕竟具有常人的肌体，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退化了。

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。

这次会见，使小孟、小张大为紧张。本来，因看到主席精神尚可，才同他讲了李光耀总理要不要全见的事，他当即答应会见，这已是常规了。

那天上午，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，又刮了脸。在会见前的一个小时，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。

“主席，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？”小孟说。

“就穿这个，不穿这个，穿哪个吗？”主席点头回答着。

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，换上中山装，穿好后，又前后左右地看看，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平平整整。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，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：头发整齐，服装笔挺，真显得精神多了。

平日的毛泽东，多数是躺在床上，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。头发不理，很有些不修边幅，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众个瞩目的一国之君。

“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，平时，您哪儿像个主席呀。”小孟象是在开玩笑地说。

“他就是扮成个呢，一扮就像，别人谁也扮不像。”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，也打趣地说。

“我去接见外宾，就像演员登台，哪有不化装的？”主席也开着玩笑。

时间到了，小张小孟一边一个，搀扶着毛泽东，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。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，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，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，她俩赶紧退后，隐到屏风后面，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。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，扑通一下就坐下了。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，不约而同地小声“呀”了一声。会见只有一两分钟、寒暄几句，便匆匆结束。

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，他经常两腿发软，无法站立，这次突然坐下，是实在无法支撑的结果。早知这样，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。

但是，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。

有一次，主席会见外宾时，为了怕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，而不得不把鼻饲管和氧气管拔掉。其实，他早已需要靠这种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了，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，不可能完全真实，也不可能永久虚假，许多真实中有一点虚假，或许多虚假中有一点真实，这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
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，尽管这会很不舒服，会因缺氧而发闷，但他也不愿用带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，去公之于众。

这次会见外宾时，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，他的嘴唇立刻有些发紫，小孟问他：

“您感觉闷吧？”

“有点闷，还可以。”

外宾来了。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。小张在右边，小孟在左边。外宾一出现，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和外宾的时候，按照惯例，小张和小孟赶快撤走，躺进屏风里面，但这次，小张把手右边的手抽走了，当小孟把载边的手也要抽走时，她感觉主席用胳膊夹着她的手，意思是不要抽走，这样，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，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，就因为这样，新闻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小孟的形象。

十八、走向人生的终点（中）

很快，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，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，觉得不合适。她知道自己是护士，不想过多露面，因而，下次再接见外宾时，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，她在右，小张在左。1976年5月27日，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。

这次会见，毛泽东没有站起来，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。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们看出，他面容憔悴，表情麻木，行动不便，更严重的是，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，需一次又一次的取纸擦拭。

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，已经不得已而透露出来。

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掩盖的真情。

有一个中学老师，看了这个新闻报道的电视和报纸的照片之后，在底下与另一个老师（还是一个比较要好的能说知心话的老师）谈论了几句：

“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，好像眼睛都睁不开，看来身体有病。”

“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，也看出身体不太好。”

就是这么几句对话，也在组织动员的交心，向领导揭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强大攻势下，交代了出来，这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的追查活动中出现的事情。

不管怎么说，毛泽东会见布托，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见。

1976年7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，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恶化，他虽然也还是每天看书，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。

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，也不愿意吃药。他依旧相信，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的道理。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“自力更生”，因为用药打针，是“外援”。

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，使他固守的道理已是处于失败，他几乎是水米不进。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，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。这种插管很细很细，是从国外进口的。可以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。以此输送营养，维持生命。

“主席，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，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您好，用了鼻饲

管，效果特别好，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，您没有营养，怎么有抵抗力呀。”

有一天，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。

主席这次听了之后，睁开他微闭的眼睛，然后轻轻说：“那就试试吧！”

插上鼻饲管之后，他果然在第二天，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。他显出高兴的样子。

“小孟呀，你比我懂得多，我得听你的了。”

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，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。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。

“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，您的病会治好的，您不是听我的，要听医生的。”

1976年6月中的一天，小孟请假外出回家，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，近在咫尺，远在天涯。小孟的丈夫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102号，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，但小孟的工作性质，使小裴常常独守空房，异常寂寞。小孟是晚上5点多钟才到家，二个人情深意切。不知有多少话要说，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。

7点15分，突然有人来找，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。

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，才知道，主席犯了病，心肌梗塞，十分危险。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，嘴唇呈现青紫，呼吸短促，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，政治局的人也来了，气氛相当紧张，奋力抢救，二十几分钟之后，才脱离险情。

主席和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，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成了80次。他平静地躺在那里，不一会，又睁开了眼睛。

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，看到他睁开了眼睛，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。

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，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，王洪文也从他前面走过了，华国锋……吴桂贤、倪志福、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从他面前过去了。毛泽东只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。他是那样无动于衷。无情可动，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来，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事情，人们不得而知。

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，他的手颤颤地抖动了几下，嘴微微地动了一下，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。

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，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。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，他想与叶帅说话。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。

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：

“叶帅，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，您去问问看。”

叶帅点点头，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。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，叶帅俯下身来，低下头看着毛泽东，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，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，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，眼睛是心的窗口，他的心里一定翻动着什么，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。只见他嘴唇在张翕着，但很难听也他的声音。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，紧紧握住，不停地向他点头。

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？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，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，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？

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：“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，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。

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，他在这个时候，或许会意识到，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刻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键作用呢？

此时，叶帅办能拉住毛泽东的手，但无论如何，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。

毛泽东，从8月底直至他的谢世，多次昏迷，多次抢救，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，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。

谁也无法真正知道，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，几秒钟，他真实感受是什么，除非他死而复生过，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。

9月8日晚7时，小孟来接班，几天来，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，一直在轮流值班，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，量血压、测脉搏、导尿、听心脏、输氧气，不停地进行着。

这时江青也来了，这时，她的到来，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，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准的精力了。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。江青来探望，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，而是在其身后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江青出现的时候，毛泽东只要清醒时，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清，为了不引起新的刺激，江青就在背后看看。

7点10分时，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小孟过来，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，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：“我很难受，叫医生来。”

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。他用手去拽，肯定是不舒服，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，这时，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，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，用棉花签给他弄出来之后，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，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，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。

抢救，抢救，四个多小时的抢救，但一直是昏迷，他再也没有醒来。

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：“我很难受，叫医生来。”

1976年9月9日零时。

毛泽东的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，那宽宽的通道里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情况，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，在抖动。

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，所有委员们，毛泽东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，都在静静地注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。他们没有表情，没有话语，没有判断，没有猜想。

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，
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。
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，
汪东兴眉头微皱。

……

平静、木然、无言、沉默，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。

0时10分，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，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。

十八、走向人生的终点（下）

委员们，工作人员们，家属们，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——向前倾身，睁大眼睛，死死地盯住荧屏，小声议论。迟疑着迟疑着，判断着。这条直线，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线，表明什么？几分钟过去了，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，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。

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，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
这条直线表明着。

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，走得那样轻，她向外边等候的人们说了一句：“主席去世了”。

她的话也说得那样轻，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，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内部发出的。

人们一齐走向卧室。

十几分钟之后，医生们退去了，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，家属也退去了。

汪东兴、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，留下来把主席的遗物整理一下。

委员们，家属们都开会去了。

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。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，放在文件袋里。她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“三木”的书，轻轻地把它合上了。在这本书上，留下了毛泽东的最后的目光，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，留下了他最后的情感。

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，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“三木”的书上。她仿佛要在这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，留下的思索，留下的印迹。

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，放在床侧的书柜里。她放得那样轻，那样小心，那样心细，生怕自己的稍重的动作，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下的痕迹。

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服、内裤，叠得平平整整、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。

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，细细地看着，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。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，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，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起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，不行，不能办这种事情。”

她把铅笔轻轻拿起，又轻轻放下，依旧放在小桌子上。

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，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，不由得翻了几下，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，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。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。爸爸：

您好，您近来身体怎样？女儿十分惦念，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，我已经都读完了，什么时候，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，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，写了一些评注，我都仔细看了，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，我想抽空找您问问。

祝

愉快

您的女儿李敏

1975年4月15日

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，放回了书柜。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，就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。

主席的卧室里，此时是这样的空阔，这样的寒冷，从来未有过的寒冷。一向是23度的恒温已降至了零度，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室的角角落落。白绸子的垂地窗帘掀起，落下，落下，掀起。主席房间里，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。白色帷幔的舞动，增添了这里的空寂。

主席的卧室里，此时是这样的安静。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，几小时之前的医疗器械之声，几小时之前的细碎的脚步声，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声悄语，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声，喘气声，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……此时都消逝了，都随着主席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了。人们都是回去休息了，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。

小孟，身裹棉军大衣，却还感到那样的冷，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宽大木制床上的毛泽东。他是在这张小孟熟悉的床上安息了。他今天静卧的姿势不同以往，他不再是左侧、右侧躺着。他仰卧平躺，显得那么安宁。只是嘴巴略略张开。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巴，就合上了他的双唇。他那灰黄色的脸上，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，死神奇迹地还给了他那副安详的脸庞。

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，静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。

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至胸前。小孟望着望着，仿佛觉得他的胸部依旧在一起一伏，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，还在粉红色的毛巾被下均匀地跳动。她没有哭。她只是默默地、茫然地望这熟悉的身躯。

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？是心脏病？是肺气肿？是综合症？尽管他那么相信他会死，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。

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，吞噬了时间，尽管他具有军事天才和政治才华，尽管死后他的名字还闪着光彩，但当他逝去的时候，也是那么安静。既没有出现狂风四起，暴雨滂沱，也没有出现山呼海啸，地动山摇。

一个伟人，一颗曾闪光夺目的巨星，当他逝去的时候，也是那么安静。

此时，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，她的神智变得那么飘摇，她忘了空间，也忘了时间，忘记了失落的自己。

毛泽东离去了，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，她没有太大的悲痛，更没有心碎神伤，她只感到一片茫然。

9月11日的夜里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，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。

毛泽东的卧室里，灯火十分明亮。壁灯、吊灯都打开了，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。这里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。生前，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，只有小张和小孟经常出入。此时，各方面的人士都来了。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……

12点钟，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，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，花的两边垂下黑纱，车后部，整个是打开的。毛远新跟几个人说了什么，这些中南海干部处的同志们，便上前把主席的遗体抬起来，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，由一个人推着小车，把遗体送出了卧室，送上了那辆大型灵车。

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，十几辆小车护送着。

灵车队，在中秋的深夜里，在府右街的路上，缓缓前行，向着人民大会堂流动。府右街、长安街，今夜是这样的干净，这样的宁静，两旁的树木，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，一动不动，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荷枪实弹的战士们，显得格外严肃。

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。黑纱黑花在秋风里飘动，没有哀乐，没有哭声，只有沉寂，只有凝重，灵车已在长安街上，从西向东缓缓流动。

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，今夜的路怎么显得这般遥远，这般漫长。灵车队终于到了大会堂正门。

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，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了大厅中央，早已摆放好了的平台。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。接着，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，在水晶棺的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。

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没有小孟的事情，她又被汽车送回了中南海。这时，东方破晓，曙光升起，小孟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。她和小张两个人不知该做些什么，整理什么？她们依旧呆呆地坐在沙发上，坐在那张她们曾多次坐过的，那张离主席床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。

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制床此时显得那么平整、光滑、洁净，一条白色的单子把它平平地覆盖住。这张床的主人，曾是那么亲密的主人，永远不会在上面就寝了，永远不会在上面看书，与人谈话了。

小孟，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，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，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，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。

她不用轮流值班了，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。

一个多月里，她每天都是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，整理，整理。

生活用品，文件，书籍，既要封存，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。毛泽东生活的印迹。

毛泽东生活的印迹，要保留着他留下的一点点的痕迹，这些书，这些文件，这条毛巾，这床被单，这件灰色中山装，这条肥大的西服裤，这个喝水的杯子……都有一段历史。

中南海，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，永远留在她的记忆里……

（全文完）

